

风物写意

艾草的名字

周广玲

艾草，这古老又神奇的植物，顺着千年诗行的脉络缓缓流淌，色泽越发明亮鲜活，就像岁月沉淀出的精华，年复一年，散发着悠长的香气。它早已不只是一株普通的植物，更是刻进民族骨血的文化象征，是历代行吟诗人笔下不朽的草木意象。在一个孤独而坚定的身影中，在不老的诗句里，有一株艾草的名字，被世人深情地称作端午。

我第一次见到艾草，是在一个初夏的清晨。城郊的野地里，满眼都是青翠欲滴的绿。那时候端午还没到，艾草却已经长得很高了，青灰色的叶片沾着清亮的晨露，越发显得生机勃勃，叶片边缘带着规整的锯齿，整株叶片排布得错落有致，格外有条理。

艾草的茎干直挺立，像战士挺立的脊梁，茎干上还生着一层细密的绒毛，在初升的日光下泛着淡淡的银白光晕。我俯下身轻嗅，一股混着苦涩的清香气一下子钻进鼻腔，直透心脾，仿佛浑身所有的烦扰都跟着这股气息散开了去。说来也巧，这气味竟然和我记忆里那遥远的端午气息暗暗重合，一下子勾起了我对那个传统节日的无限遐想。

端午时节，城里家家户户都忙着买艾草。小贩们把成束的艾草码得整整齐齐，摆在街角叫卖，一声声吆喝裹着热气飘开。经过晾晒的艾草已经半干，原本的青灰渐渐褪成浅白，香气反倒越发浓郁醇厚，漫过青石板路，漫过街旁的矮墙，把整条街都浸在了这清苦又独特的草木香里。主妇们把艾草买回家，或是挂在门楣，或是插在窗棂，借着这株草木驱邪避瘟，求一整季的家宅安稳。

小时候在乡下，祖母总把艾草和菖蒲绑在一起挂在门框上。我记得她踮着裹过小脚脚尖，指尖捏着那束青白相间的草木，一点点系得牢靠，动作轻得像怕惊散了什么福气。我仰着小脸站在她身后望，风从巷口吹过来，艾草轻轻晃着，竟像带着灵气，一摇一摆，和祖母说着无声的贴心话。后来我读书，看到那句“手把艾旗招百福，门悬蒲剑斩千邪”，忽然一下子懂了：这株长在野地的普通草木，藏着的从来都是普通人对生活最真诚的向往，求平安，盼顺遂，把好日子一点点攒进烟火日常里。

而今，祖母已经离开许多年了，但那门楣上的艾草，依旧年复一年地飘着清香。艾草不只有驱邪避瘟的传统寓意，本身还拥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古书中对它的记载十分详尽，《本草纲目》里说它能温经止血、散寒止痛。乡间的老中医，每到端午前后，就会上山采摘艾草，晾晒后制成艾绒，存起来留作灸治伤病使用。艾草最奇妙的地方，在于它既能外用，也可内服：江南湿气偏重，当地妇人产后一定会喝艾叶红糖水调理；北方天寒地冻，人们也常用艾绒制品来取暖御寒。

在南方地区，还有把艾草做成饮食的习俗。青团里掺入捣碎的艾叶，就成了色泽青碧、气味清幽的艾团。我曾经尝过一次，初入口带着淡淡的清苦，咽下去后又慢慢泛出回甘，有种说不出的妥帖舒适。做艾团的妇人手上沾满艾草的汁液，连指纹都被染成了淡绿色。她当时说，这颜色过几天自然会退去，可端午的味道，会一直留在心里，变成永远忘不掉的记忆。

艾草的生命力格外顽强，不管是贫瘠的山坡，还是潮湿的沟渠，随处都能见到它生长的身影。哪怕被采摘下来晒干，只要遇水，依旧能暂时舒展开叶片，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那片滋养它的土地。这份倔强坚韧的品性，倒和端午纪念的伟大诗人屈原有几分相似，宁折不弯，虽九死其犹未悔。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命刻在骨子里的坚韧与不屈。

每当我闻到艾草的气味，就仿佛看见无数个端午的影子在眼前层层叠叠。青翠的叶片、浓郁的香气，还有它背后沉郁厚重的文化底蕴，都早早地深深刻在了我的心上。又是一年端午至，我买回一束艾草悬挂在门前。阳光顺着叶片的缝隙漏下来，在地上投下一片斑斑驳驳的影子。微风轻吹而过，带着清苦的香气慢慢填满整个屋子，渐渐和记忆里无数个端午的味道融在了一起。

这一株艾草，就叫端午。它所承载的文化与牵挂，始终牢牢拴着端午的情结，成了我们心底永远不会褪却的温热印记。

文澜江的夜，总浮着些灯火，明明灭灭，貌似千年前的星星，不肯沉下去。我伫立江畔，风带着些潮湿的热，混着淡淡的花香——是茉莉，书院里的茉莉。那书院叫茉莉轩，如今只剩一角，藏在临高中学的院墙里，守着朗朗书声，也守着一段南宋的旧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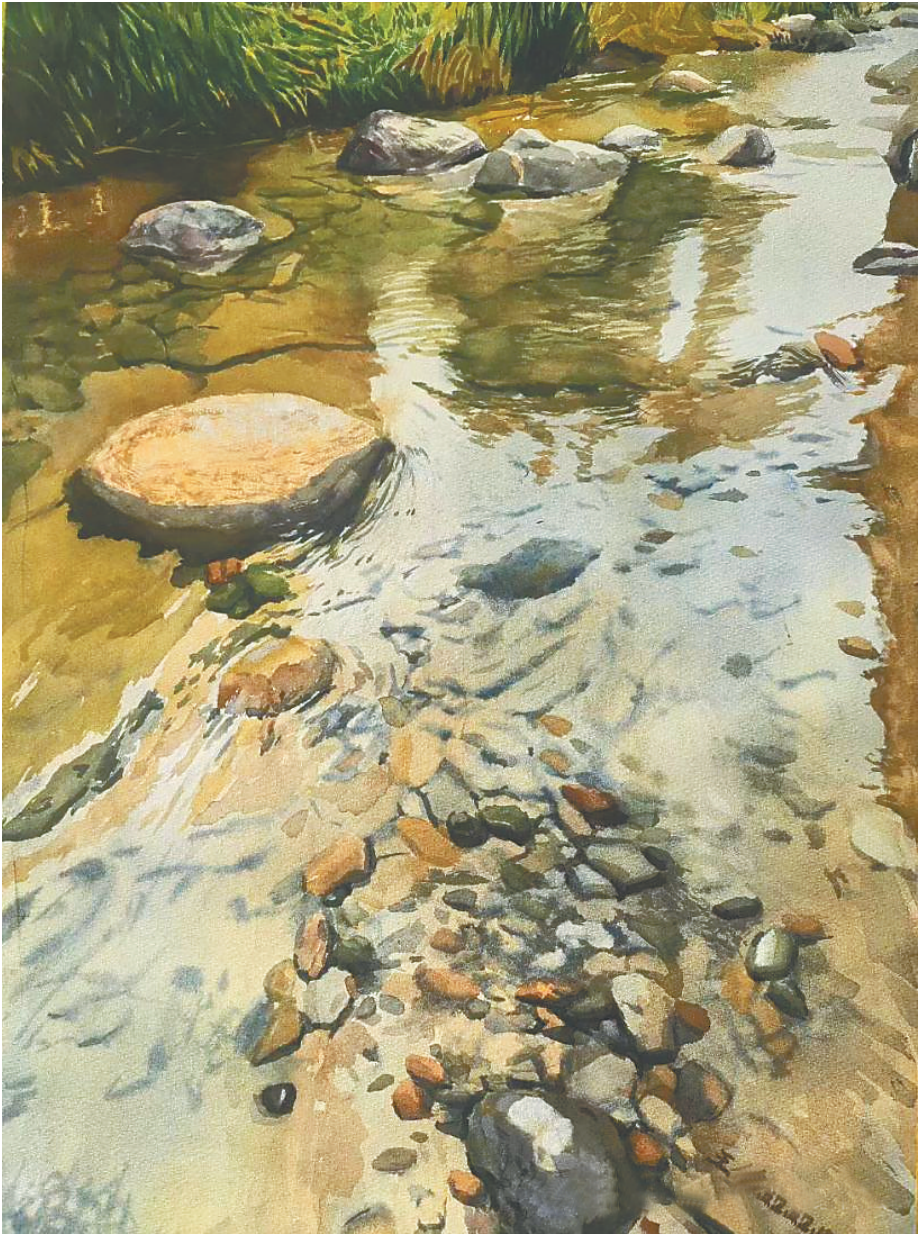
何为“春秋”？鲁国的史官把一年分作四季，记下各国的大事，便成了《春秋》。后来孔子删订，便成了儒家的经典。我站在这江畔，看着车来人往，倒生出些恍惚来，仿佛八百多年前的风，正从莫村吹来，带着些书卷气，也带着些贬谪的寒。

绍兴十八年的胡铨，怕是没心思赏这风的。他写了“斩桧书”，把秦桧骂得狗血淋头，结果呢？被贬到吉阳军，也就是如今的三亚。路经美巢村，他写了句“北望长思闻喜县，南来怕入买愁村”。这“买愁村”三字，道尽了他的心境——一路荒烟野草，人烟稀少，前途茫茫，怎不愁？可他到了临高，却遇上了谢渥。

谢渥，字景惠，临高有史可考的县令。东晋谢安的后人，绍兴二年的进士，带着中原的风气，把县治迁到了文澜江边的莫村，种了水稻，办了书院。书院里种满了茉莉，他信佛，说茉莉是圣花，便取名“茉莉轩”。

“闻公大名，景惠仰慕久矣。”谢渥见胡铨时，定是这般说的，“鞍马劳顿，已在轩中备了薄酒，与学子们为您接风。”

胡铨的话，想来是带着刺的：“接风？还是看我这逆臣的笑话？”



初识济夫老师，是在多年前的全国诗词高级研修班。彼时，他身为指导教师，温文尔雅，学识渊博。济夫老师诗词著作颇丰，从《石竹斋集》到《琼台说诗》，无不浸润着深厚的学养与对海南热土的深情。

近日捧读老师专辑《记游咏物词选》，反复涵咏，每读一遍，皆有新获。老师笔下的咏物词，灵魂在于“见物亦见人”——以物为镜，照见人心；以物为舟，渡向人生的广阔海域。今从专辑中举四例，略陈管窥之见。

★《生查子·孤鸾咏》：刹那与永恒的辩证法
“茫茫天地间，一瓣幽香发。除却主人知，谁复伤悠忽。人生本粒尘，况彼闲枝叶。不肯负花时，扶藜心头热。”

昙花是世间最懂得“短暂”二字的生灵。济夫老师起笔便以“茫茫天地”为幕布，推出一瓣幽香——空间的无限与生命的微渺瞬间形成巨大张力。“除却主人知，谁复伤悠忽”，这“主人”二字最堪玩味，既是养花人，亦是知花人，更是词人自己。天地不伤其短暂，风雨不怜其易逝，唯有“主人”以一腔柔情承接这刹那的芳华。

下阕陡然一转，“人生本粒尘，况彼闲枝叶”——如果说人生已是宇宙间一粒微尘，那么这昙花的一枝一叶，岂非微尘中的微尘？至此，词境几乎要坠入虚无。然而末句“不肯负花时，扶藜心头热”如金石掷地，将那眼看要沉下去的意绪生生提起。正因为短暂，才更不肯辜负；正因为渺小，才更要以心头之热去抵抗天地之冷。“热”字，是全词的词眼，也是济夫老师咏物词的精神底色——从不沉溺于感伤，总能在幽微处点亮一盏灯。

★《蝶恋花·木棉》：生命如何壮美
“托根原本宜山野，何日离群，局促从楼榭。一似病梅棕索扎，又如鼯舐拘辕马。昔日车前千百匝，晴霏纷纷，布列高天下。应是烛龙朝舞罢，熊熊烘染南荒阨。”

木棉素以英雄花著称，写它的人多赞其挺拔、红艳、傲岸。济夫老师却别开生面，偏偏写一株生

烟火珠崖

茉莉花香

符志成

“公主抗金，刚直敢言，天下谁不敬佩？”谢渥应得坦荡，“公忧国忧民，何惧骂名？自然是为公接风。”

这一接，便接出了临高几百年的文脉。胡铨本是贬谪之人，却在这茉莉轩里住了下来。他讲《春秋》，讲自己几十年的心得，也讲赶考的故事。临高的学子，如久旱逢雨，听得如痴如醉。其中有个叫戴定实的，家住城外四十里的博



临高茉莉轩。 资料图

顿村，读书极苦，经他点拨，竟成了临高第一个举人。后来戴定实的儿子戴雄飞也中了举，他不忘师恩，让人刻了碑，记下胡铨的事迹。如今澹庵井旁的“澹庵泉”碑，便是那段往事的证物。

胡铨的到来，让茉莉轩的名字传了开来。后来的几百年里，从这里走出的读书人，数不胜数。明朝的王佐，在轩里读过书，后来做了官，写了两首《茉莉轩》诗，其中有句“磊落封章戡宇宙，凄凉遗墨化云烟”，说的便是胡铨的事。他感念当年的苦读，也感念这轩里的风气。

我看着如今的茉莉轩，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宋元明清，几经战火，又几次重建。清康熙年间，知县樊樾重修；乾隆时，又移到了县署旁，改名临高书院；民国时，成了乡村师范学校，后来便是临高中学。它像个老人，看着学子们来了又去，看着江水流了又流，守着一份文脉，不肯倒下。

这书院里的茉莉，开了谢，谢了开，香了几百年。胡铨、谢渥，他们当年种下的不是花，是种子。他们的贬谪，本是个人的不幸，却成就了临高的大幸。中原的文化，借着这花香，落进了文澜江边的泥土里，生了根，发了芽。

鲁迅说过，中国的脊梁，是那些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胡铨不是神，他只是个被贬的臣子，却在这蛮荒之地，播下了文化的火种。谢渥也不是完人，却为临高的百姓，谋了生计，办了书院。戴定实、王佐，这些读书人，把这份火种传了下去，成就了临高的文脉。

文澜江的灯火，依旧明明灭灭。我看着那书院的一角，风里的花香，淡了些，却更清冽了。茉莉轩，不过是个名字，真正的魂，是那些不肯低头的人，不肯熄灭的光。他们不是大人物，却在历史的角落里，撑起了一片天。

临高的夜里，总有些光，不肯灭。就像那轩里的茉莉，年年开，年年香，把一段旧话，说到了今天。

《溪畔石韵》(水彩) 王锦 作

流云散尽，暗销凝。流落偶来琼岛上，移根何以近坡亭？
“沪渎曾传凄婉名”——据说上海曾有一处紫罗兰室，承载着一段深情往事。词人并未言明是何事，只一句“转眼风流云散尽”，便有无尽苍茫。

下阕将视线从沪上移到琼岛。“流落偶来琼岛上，移根何以近坡亭？”这一问极妙。紫罗兰流落到海南，被种植在东坡亭附近——是偶然？是人？还是冥冥中自有安排？东坡一生流放至此，紫罗兰亦流落至此，花与人在“流落”二字上达成了命运的共振。

“髣髴花时谁解会，听啼莺。”孱弱而孤傲地开着，无人懂得，只有黄莺在啼叫。这哪里是写花？这分明是写那些在流放中依然保持着风骨的人——他们不解释、不辩白，只静静地开着自己的花，至于懂不懂，那是别人的事。

★《浣溪沙·扁叶兰》：平凡之物的伟大尊严
“扁叶蓬蓬齐向阳，蕊蓝瓣白点书窗。此花生处本岩乡。名逊正衡欣健齿，命同蒿艾隐清香。人生有道是寻常。”

在列举的四首词中，我最爱这首。因为它写的不是昙花之奇、木棉之壮、紫罗兰之婉，而是一种平凡的、几乎被人忽略的野草。

“扁叶蓬蓬齐向阳”，开篇就是一股蓬勃的生命力。“蕊蓝瓣白点书窗”——那小小的花朵，竟成了书窗前的点缀。要知道，它本不是名花，“此花生处本岩乡”，它来自山岩之间，是连“野花”都算不上的野生草本。

下阕将扁叶兰与芷蕙、蒿艾作比。芷蕙是《楚辞》中的香草，名贵而高洁；蒿艾是田间野草，卑微而寻常。扁叶兰呢？论名望不如芷蕙，但它欣然茁壮；论命运与蒿艾相同，但它却暗藏清香。“名逊芷蕙欣健齿，命同蒿艾隐清香”——不求名而自健，不因卑而改香，这十四字，写尽了中国文化中“君子固穷”的风骨。

最妙的是结句：“人生有道是寻常。”全词至此，已超脱咏物，直抵人生的至理——真正的道，不在轰轰烈烈，而在平平常常；不在一鸣惊人，而在默默生长。

总之，读济夫老师的咏物词，我常常忘记他写的是物。那昙花分明是一颗不肯屈服于虚无的心，那木棉分明是一个困顿中依然仰望的人，那紫罗兰分明是一段流离中坚守的风骨，那扁叶兰分明是千千万万平凡生命里潜藏的光辉。

咏物词的至高境界，从来不是“像不像”，而是“通不通”——通不通人性，通不通情理，通不通人心最深处的柔软与坚韧。济夫老师的词，每一首都“通”。他让万物开口说话，说的却都是人的心事。

掩卷之余，窗外的扁叶兰正蓬蓬地向着阳光。我忽然明白——所谓咏物，说到底，是词人借万物之口，将自己对生命的全部理解，轻轻地、又沉沉地，说给我们听。

窃以为，济夫老师的咏物词，绝非斤斤于物态描摹，而是在自然流淌的笔触中，寄寓对生命本质与时代变迁的独特感悟。其“见物亦见人”的创作境界，实为我后辈学填写咏物词之典范。

诗路花语

老爸茶

黄辛力

它不只是一种称谓
也不是某些人的专属
它的产权属于整个岛屿
它是氤氲街头巷尾的芬芳
它是一种传承
一幅岛民的独特生活图景

啜一口黑咖啡
心中泛起别样的涟漪
杯底沉淀的是浓厚的乡愁
不灭的记忆
嚼一口“煎堆”
清瘦如我依稀看到
乡亲父母的圆满
糯糯的萝卜糕
是沙土地深情的回赠

在逼仄的空间
在喧哗的人海里
我依旧找到宁静的存在
依旧习惯于倾听与消解
我听到了东家盖了两层楼房
我听到了西家的儿子准备办婚宴
当然我也听到我的茶友
用颇有特色的海南普通话
亲切地喊着我的大名
我的乳名已经隐藏在
老爸茶店无法清洗干净的某个茶具
当然，我与老爸茶的关系
不清不楚
忽远忽近

夏季稻熟时节(外一首)

倪俊宇

那穿越四季晨风夕雨的
多彩憧憬，把田野
铺成无尽的金黄
照亮汗珠与露珠上的光芒
熏香翠芽与绿叶间的鸟鸣

田间间的小路，蜿蜒出
旧时牧笛的韵律
牵我的心绪，在一块块
激情的灿烂中，寻觅
篱笆上丝瓜花的笑靥
老井旁浸湿的乳名……

村前那不肯走远的
小溪涟漪，润进
多少暮色中不散的炊烟
看，酸豆树摇，三角梅动
是你，抚摸过老屋檐角
携花香的风，吹我
乡思如春色般葱茏……

★故乡那口老井

哦老井，睁着失眠的眼睛
总看到母亲躬着腰挑水
挑起炊烟袅袅的日出日落
那甘甜的井水，喂养了我
童年斑斓的遐想……

井水。渗入花朵和果实
养着一方烟火味的风俗
那汲水或高或低的谣曲
缠绕井边繁茂的酸豆树
那井水清甜甜的情意
滋润乡亲黄土地般憨厚的心
井台上，戏谑打闹的欢声
或轻或重地咬住岁月不放
有时，井畔清脆的蛙鸣
也是一首乡情的唐诗
会擦亮曙色与夕照……

哟，家乡井水，只一捧捧进心口
血脉里就会时时听到回音
你的深刻，使所有探家的人
在你的面前都低下头来

椰香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